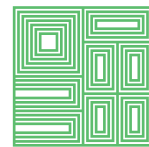




#1

## 虚妄之境——石群的物与心 The Scene of Void——Object and Idea of Shi Qun

石群 张子睿 Shi Qun Zhang Zirui



四川美术学院青年驻留计划  
Young Artists Residency Program of SCFA

**摘要：**从《废弃的浴缸》到《镜面与辅助器》，石群的绘画呈现的是抽象化、符号化和理想化的转变。超现实主义的叙事风格和解构主义画面形式，与日常生活中被遗忘的物、像构建出荒诞不经然充满戏剧性的画面效果。看似无意识的拼贴却生出最激烈的碰撞，时而安静时而躁动。她游走于虚实之间，主宰物心之界……

**关键词：**剧场，碎片，语言

**Abstract:** From Dumped Bathtub to Mirror and Assist Device, the paintings of Shi Qun present the transform of abstraction, symbolization, and idealization. The ridiculous but dramatic effects of pictures are shown by the surrealistic narrative style, deconstructive graphic form, and forgotten objects in daily life. The seemingly unconscious collage makes a most drastic crash, sometimes quiet while sometimes restless. Wandering between falsity and truth, she presents the boundary between object and idea……

**Key Words:** Theatre, Fragment, Language

1  
石群  
Untitled-b5  
布面油画、丙烯  
180×180cm  
2016

2  
石群  
Untitled-b3  
布面油画、丙烯  
150×104cm  
2015

张子睿（以下简称“张”）：谈谈你创作的灵感和生活的状态。

石群（以下简称“石”）：我就读本科时比较理性。当时接触黑格尔、尼采、叔本华哲学，也看周国平，他对尼采哲学的解析比较透彻。我喜欢看一些批评文章和随笔杂文，还有余华、尼尔波兹曼，甚至是鲁迅、萧红的小说，也看陈丹青的《纽约琐记》。我根据书里提到的人或事，慢慢的扩展开来。我获得知识、获取信息、获得灵感的方式是从一个我不知道的点，不知道的人，慢慢散发，然后发现自己的知识越来越多，再通过这些构建自己的体系。有了对事物的基本看法，形成自己的标准，在自己认知的范围内创作，而不是通过一些已有批评家的理论，按他们的思路做东西。我根据自己的好奇心，自己的兴趣，建立自己的品味，然后体现在作品里。所以我永远不会缺少灵感，只有来不及表达的东西。

我目前的状态并不太在意艺术这个东西。虽然我一直在创作，但我更加关注我的生活，我不愿意让艺术变成让我生活感到不愉快的事物。我喜欢在安静幸福的状态下创作。不太考虑关联理论的东西。虽然对于这个“行业”的接触让我有了一定的理性判断，但是现在这个阶段我还是更加遵从自己的感受，而不是为了所谓的学术，所谓的说法做作品。那样会很累。

张：我从你作品中感受到了一种负面情绪。抛开历史情境以及你对作品的诠释，画面给我的直观感受是晦暗的，消极的。你如何看待？

石：什么是乐观？历经沧桑，发现人生最悲惨的东西，你知道了人生有很多苦难，但你仍然能以坚强的态度去面对，而不是去逃避，才是真正的乐观。视而不见，有意避开，都是自欺欺人。把自己放在一个看似美好的环境里，创造一个假象是没有意思的。

张：现在艺术家接触到的资源，生活的情境都比较趋同了，创作难免相似，失去了地缘性。我看到一篇文章谈论的是“西南地区的艺术家如何保持一种本土意识”。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石：我觉得作品开始失去地域性特征是很好的事情，大家的包容度越来越强，都在改变。为何要画地为牢，把自己圈在圈

子里？之前在一次会议上，西南地区的艺术家在讨论如何描述自己，确定自己的身份，我觉得没必要。大家接触的东西有雷同只是偶然的生发，应该被接受，刻意了就不对了。我喜欢杜尚，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作品，更多的是他对于很多事情，包括艺术的态度是非常智慧的。人活着做什么职业都不是很重要，关键看做这件事的精神状态。不必非得自我标榜打出自己的旗号，比如布勒东的超现实主义，搞一堆条条框框，把有这种创作倾向的艺术家聚在一起开会，这样就太过于“政治”，跟艺术就没有什么关系了。人喜欢自己拥有一点权利、一点话语权，就有了所谓的成功。好坏是非的标准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张：你如何界定你的作品的完成，怎样才算完整？

石：有一张去年毕业时未完成的半成品，让人感觉是抽象形式的作品，但并不是我想要的效果。当时想要尝试新的技法，就开始画一条一条的颜色，根据油布上的布纹来画线，没有刻意调整渐变，但是画出来层次不一样。“画完”后觉得画面太简单，不算完成，又不知如何完善，后来就放置了。今年重新拿出来贴上了半透明的纸胶带，发现效果很好。解决了自己品味上的问题，够漂亮，达到了自己的审美标准，就完成了。这就是它应该有的样子。很多作品都是不可控的，我并没有给它下一个定论。但是可能因为各样的原因达到某个节点，它就成为了

一张完整的作品。

张：之前你提到丁乙老师曾经指出你作品的缺点，是什么？

石：他喜欢我最新的画，包括研二时创作的《网球场》。关于缺点，他不喜欢我画面里流淌的，类似于水彩技法的，有点浪漫气息的作品。他觉得不好，格局不足。我当时在《网球场》中柔和了一些抽象的语言和碎片化的符号。他觉得有点儿像剧场编排的感觉，可能性会多一些。他觉得我观念性的东西还得加强。《网球场》之后，我的作品开始越来越平面了，而且绘画性不强，制作的成分比较多。我当时意识到这些问题，然后做出了转变。《网球场》没法满足我绘画的欲望。然后开始画了这些气球、阿童木，我想把绘画性保留。

张：驻留计划之后有什么打算？

石：重庆就像一个小池塘，我愿意到更开阔的海洋。我想做一个比较国际化的艺术家，还是觉得我自己没有完全“打开”，需要到一个大的环境里。我想先缓冲一下，去北京。有了一定的活动资金会去国外看一些展览。也在规划自己以后的方向。艺术家有很多种，有很多不同层级的，自己要做哪种自己要清楚。目标定高了可能做不到，但起码朝着这个方向，在这条线上……

当代美术家

